

居住環境

1.1 居住環境的變遷

二、三十年代，中西區是全港最繁盛的地方。以前的省港碼頭就在區內，即現在的永安和先施一帶。當時四大輪船：佛山、金山、龍山、泰山也在此處停泊。市面人群川流不息，飲食店舖更是其門若市。只是戰後上環以西至西環相繼由盛轉衰，難拾昔日光輝。

科士街球場從前是一所屠房，是當時少女的「禁地」，因為在屠房工作的男人多數會赤裸上身。嘉惠台則是前屠房員工宿舍，宿舍由政府興建，樓高兩三層，採用類似唐樓式的設計。

總的來說，西環的生活環境在八十年代以前雖然景致開揚，但環境惡劣，令人難以忍受。當時西環遍佈雞欄、牛欄、豬欄、屠房及牛骨倉，街道滿地都有蟲蛆爬行，矚目驚心，異味充斥。最令居民苦惱的時候是春夏之間，空氣潮濕，常有毛毛雨，雨水、濕的地面加上滿佈雞糞的街道，絕不好受。令人最難忍耐的是焚化爐，因為焚燒的不是普通垃圾，而是家畜的腐屍，所有街坊會計準時間關閉門窗。但西環昔日也有一個好處，就是買菜既便宜亦新鮮。

西環七台依山建

西環是一個山區。故此，房屋依山而建，在山上開墾用作建屋的平地稱為「台」。西環共有七個「台」，約有七十至八十年的歷史，分別稱為：太白台、羲皇台、青蓮台、桃李台、學



摩星嶺的平房區

士台、李保龍台和紫蘭台。七台中以鄰近大學的學士台、桃李台以及青年台最為有名，據說它們的名字與香港大學有重要的關係：學士指大學畢業生，桃李指大學桃李滿門，青年指大學生多為青年人。當時還未有高樓大廈，這三個台又位處山上較高位置，可觀望全海景，在當時的樓價也最貴，多為富貴人家所居住，其中以華裔商人為主。

七台中又以學士台的位置最高，居住的人最富有，房子亦最大，只有十三個街道編號，其下分別是桃李台，青年台，義皇台和太白台。桃李台佔地最為廣闊，外型像新月形；義皇台的治安非常好，日不關門；而太白台是妓女的集中地，一般人很少踏足此地。

李寶龍台在這五個台的西面，而紫蘭台則在東面，將這五個台夾在中間。

昔日這七個台各自都有組織「更練」，每戶收取大約三幾元作為保安費和管理費，「更練」配有木棍和「銀雞」（哨子）。小販及賣藝者（如猴子戲）亦常常在七台之間販賣及找生計。

摩星嶺建平房區

摩星嶺平房區是政府最早期房屋政策的產物，也是居屋政策的前身。石硤尾發生大火後，政府批出摩星嶺山腳一幅土地安置災民。當時社會福利局替災民登記，並派發入戶許可證，俗稱「白卡」，以核實災民身份。凡領有「白卡」的災民，都可在摩星嶺買屋。摩星嶺初時為東華醫院的墓地，故災民都不太願意入住，更有人遷移至摩星嶺時，在屋後發現了人骨。

這區最初由市政局負責管理，但平房內部的維修費用全由住戶負責。到了1958年摩星嶺平房區轉交徙置事務處管理。此

後，徙置事務處要求所有居民都要申請住屋證，申請時需要提供家庭合照，並登記個人資料及每戶的成員人數。平房如要轉讓，只可賣給公屋居民，並要徵詢區長，住屋證上還須註明，政府有權要求居民於三個月內遷出。到了七十年代，房屋委員會成立，摩星嶺平房區才轉交房委會管理。

摩星嶺在最興盛的時候有二百五十多戶，即使在清拆時也有百多戶，區內鄰里關係良好。平房區共劃分為四個區域，不同區域的居民都互相認識，故治安十分良好，晚上睡覺亦不用關門。居民多為勞工階級，他們經濟上普遍比較困難，所以政府經常安排一些慈善團體在街坊福利會內派飯，救濟貧民。摩星嶺街坊福利會開辦的幼稚園也很受歡迎，就連住在鄰近警察宿舍的父母，都希望子女能在該處的幼稚園就讀。

當年摩星嶺每一間平房都是由永興建築公司興建，就連平房區的牌坊也不例外，所以牌坊背後刻有該公司的名稱。對於牌坊會否跟平房一同拆掉，還是保留作紀念，現時還未有定論。但肯定的是，居民對牌坊有濃厚的感情，很多居民在搬遷前都特意在此拍照留念¹。



遠眺摩星嶺山坡上的平民區（圖右）

¹ 訪問自坊眾社會服務中心（中區）總幹事李偉強先生及其父

1.2 昔日樓房

西環昔日木屋區

以前木屋區居民收入微薄，六十年代他們大部分月入約二百元，一些從事勞動行業的居民最多只有三百至四百元。豬毛山一帶以前是木屋區，不過街坊對豬毛山的位置眾說紛紜，有說是現時觀龍樓一帶，也有說是在瑪麗醫院附近的位置。

不少人稱現時西區街坊福利會後面的一座山為福利山，戰後曾建有超過一百間木屋。木屋區的地方淺窄，木屋也很細小，一般只有十呎乘十呎的面積，比較大的也只有十呎乘十五呎左右。

士美非路明愛中心一帶曾有十多間木屋，而明愛中心對上的何東山更有二百至三百間木屋，摩星嶺近青年旅舍附近則有二千至三千間木屋。看來豬毛山所包括的範圍十分廣闊，可能由摩星嶺的木屋區一直伸展至現時觀龍樓的位置。

昔日西環厚和街的冷巷也有不少非法僭建的木屋，這些木屋建在兩座樓房之間一樓的位置，底部懸空，地下留作行人通道，遠看好像夾在兩座建築物之間，頗具特色。

居民稱呼摩星嶺海旁的木屋區為摩囉「棚」，原因是這些木屋建築在海邊，以竹棚將木屋底部承托於海面之上，像大澳的棚屋一樣；但因何稱為「摩囉」棚，就不得而知了。

七十年代，颱風愛倫襲港，本港懸掛十號風球，很多海旁木屋被吹倒，亦有居民被大風吹下海中。傷殘奧林匹克運動會劍擊冠軍張偉良，當時是一名消防員，他為營救掉下海的居民，勇敢下海救人，可惜，最後自己亦敵不過風暴而受傷，引致雙腳殘障。愛倫襲港後，曾有政務官到海旁木屋區視察。過後，政務官認為木屋區的環境惡劣，而且在颱風吹襲時十分危險，便下令清拆這個木屋區。不久，政府便將由巴士總站的第一區至政治部附近的第五區木屋全部拆掉。

堅尼地城以往有很多木屋出租或出售，不懂搭屋的人便會向其他人購買。出售者的木屋是自己所建或是佔取空屋得來，售價由兩千多元到四千多元不等，視乎屋的大小而定。很多人都喜歡購買這些木屋，因為一間類似床位的板間房月租也要一百元，買一間木屋才兩三千元，兩房一廳，又通爽，而且可以避免和其他人同住惹來不便。所以，木屋在當時很受低收入家庭的歡迎²。

² 訪問自太亞國際集團有限公司執行董事蔡啟基先生

板間房—「一家八口一張床」

戰後香港生活環境惡劣，不少人一家數口只是蜷縮在約六格階磚的面積，以一張「碌架床」為家。俗語有云：「一家八口一張床」，就是指昔日居住在板間房的人的生活寫照。以往一張床是指一張三層木製的「碌架床」，「碌架床」通常是自製而成的，身軀較小的孩子會睡在中間一層。「床下底」用作放置日常用品。其他出租的地方可分為床位、閣樓及房間，當中以床位最便宜，房間最貴。

板間房通常設於樓房兩旁，中間為「冷巷」。樓梯位的旁邊為公共廁所和廚房。當時還未有水廁，故有工人上樓收集糞便（俗稱「倒夜香」）。有些樓房更因為沒有洗手間，廚房就成為解決大小二便及洗澡的地方。廚房內有一個木桶，每人只要將自己的排泄物倒進去，晚上凌晨時分就有專人上門收取夜香。制水時為了節省食水，往往一家人用一盆水，大家都不會獨自洗澡，幾個人要圍在一起洗，洗澡時會將廚房門關上。其他人要用廚房會先敲門，如果有女人正在洗澡，她們就會大叫「女人」，拍門的男人就會離開；相反如果男人正在洗澡，他們就會大叫「男人」，拍門的女人亦會快步離去。

當時政府已開始關注衛生問題，擔心過份擁擠的居住環境會釀成疾疫。中環閣麟街及威靈頓街常有洗太平地。在洗太平



1913年的上環干諾道中，潔淨局工作人員「洗太平地」，他們正用水喉引水注滿混有藥水的大鐵盤



位於西營盤的戰前唐樓

地時會有一個大鐵盤，盤內盛滿藥水，用作浸洗床板，消滅木蟲。未浸洗床板以前，小孩子最喜歡在鐵盤上嬉戲。如有人肚瀉急病，向醫院求診，衛生局便會追查其住址，派員到病者家中調查。他們會掀開床板，一發現有潛在危險，便會收起床板、雜物，洗地和噴殺蟲水³。

唐樓具地方色彩

香港戰前的唐樓約高三、四層，是參考了西方住宅形式而建成的港式樓宇，通常有一條狹窄而陡直的木樓梯連貫四層樓。唐樓二樓以上的每一層都有一個闊度不一的「走馬騎樓」，這是一個共用的地方，供全層樓的人共同使用。當天氣炎熱時，房客都喜歡把被鋪搬到「走馬騎樓」去睡。戰前唐樓一般沒有沖廁設備，須僱請夜香婦收糞便。

大部分舊式唐樓，不知是為了省電還是沒有足夠電力，晚上樓梯是沒有燈火照明的，所以居民晚上要摸黑靠自己的感覺和對環境的熟悉回家。晚上四周都很寧靜，回家的腳步聲聽得很清楚，居民更可根據腳步的輕重而認出是誰人回來。

早期一般唐樓樓上的住客都不會安裝電鈴，他們只會在騎樓懸起門鈴，用鐵線連接到鐵閘或大門那裡，當有家人歸來或親友來訪就拉動鐵線，屋裡的人就知道有人要進來了。

當時，不少家庭都有很多子女，由於香港寸金尺土，房子空間有限，所以兄弟姊妹有時要在飯廳睡帆布床，「朝折晚行」。

³ 訪問自一對金婚夫婦朱友興和楊淑卿